

· 梁灵光回忆录 ·

艰苦创业的岁月

梁灵光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 梁灵光回忆录 ·

艰苦创业的岁月

梁灵光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艰苦创业的岁月

JIANKU CHUANGYE DE SUIYUE

梁灵光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76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地质印刷厂印刷

(厂址: 福州塔头路2号 邮编: 350011)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8.50 印张 6 插页 174 千字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ISBN 7-211-03369-X
Z·20 定价: 2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1996年11月摄于福州温泉宾馆



1931年在上海立达学园
右为梁灵光，中为郎毓祥



1943年在南通抗日根据地



1946年与夫人朱含章、长女梁抗摄于江苏如皋



1943年南通警卫团领导人合影

左起：殷逸、韩念龙、梁灵光、周一峰、贾鸿钧



1950年在厦门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致辞

《梁灵光回忆录》首发式



在《梁灵光回忆录》福州首发式上，梁灵光和夫人朱含章同写作组顾问
黄文麟（右4）、黄瑞霖（右3）、肖健（左4）、黄杰（右2）及写作组成员邱文
生（左3）、吕东征（左2）、陈国梁（右1）合影

目 录

序	叶 飞 (1)
第一章 故乡·少年	(4)
我的故乡和家庭	(4)
“不登高山，不知山高”	(8)
第二章 走进社会	(14)
在上海立达学园	(14)
“海为龙世界，云是鹤故乡”	(20)
《平话》的风波	(23)
一二·九点燃的火种	(27)
流亡马来亚	(32)
第三章 在战争烈火中	(36)
回国参加抗战	(36)
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	(42)
转战江淮平原	(50)
第四章 从苏中到福建	(57)
飞渡天堑 强攻月浦	(57)
奉命先遣入闽	(61)
追歼逃敌 解放福州	(71)
第五章 主政厦门	(78)
同安集训	(78)

接管厦门的日日夜夜	(84)
打破海上封锁	(92)
反特防奸 巩固海防	(98)
修建厦门海堤	(104)
让朋友们靠拢我们	(111)
第六章 福建工业的艰难起步	(119)
“一五”计划的制定与执行	(119)
对私营工业企业的改造	(125)
“以轻为重，以轻养重”	(132)
古田溪水电站的建设	(138)
修建鹰厦铁路与南福铁路	(148)
第七章 在福建省政府十年	(162)
制定福建地方工业发展纲要	(162)
“地方工业遍地开花”	(169)
三明工业城的崛起	(176)
大炼钢铁的得与失	(185)
三年困难与七千人大会	(195)
战备支前与“小三线”建设	(204)
“四清”与“五反”	(209)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磨难	(218)
“在劫难逃”	(218)
蒙冤·受审·辩诬	(226)
复职之后	(236)
附 录	(246)
了解党的历史 牢记历史经验	王建双 (246)

一部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黄文麟 (250)
喜读《梁灵光回忆录》	陈聪辉 (253)
书中精品 人间楷模	
——《梁灵光回忆录》读后	黄顺通 (255)
海为龙世界 云是鹤故乡	
——梁灵光谈《梁灵光回忆录》	力 行 (258)
《梁灵光回忆录》首发式在福州举行 ...	
.....	福建日报 (261)
厦门召开《梁灵光回忆录》座谈会	流 莹 (262)
《梁灵光回忆录》后记	(265)
后 记	(267)

序

梁灵光同志的回忆录已经写成，即将付梓，嘱我作序。我和灵光同志相识已经半个世纪了，确有责任为这本回忆录说几句话，欣然命笔。

我和灵光同志在1940年5月相识。那时正是艰难岁月，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的抗战局面还未打开，而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挫于华北之后，正把磨擦重点转移到华中。我率领新四军挺进纵队进驻江都郭村，准备击退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发动的反共进攻。此时，灵光同志是苏北游击第二纵队（原代号为抗战支队）第二支队队长，这个部队的建制属于国民党省属游击部队，被迫北移，并将投入进攻八路军南下部队的内战战场，地下党组织准备组织该部战场起义，他来郭村与我联系此事。以后，这个支队的一大队在洪泽湖畔与八路军遭遇，于是发动了武装暴动，加入了八路军；二大队被反动武装包围缴械，一部分干部来到郭村，参加了挺进纵队。这年8月，我军进入黄桥地区，灵光同志在我纵队活动的中心地区如皋县任县长。11月，他根据通如海启四县联席会议的协议，带了一个秘书和一个警卫员接管旧南通县政府和县保安旅，成立抗日民主政权，担任南通县县长兼旅长，颇

有传奇色彩。

这段时间，相处不久，又是戎马倥偬，但我对海外归来的同志颇有好感，因此对灵光同志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灵光同志出身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儒商家庭。他年轻时追求真理，向往革命，曾参加上海的爱国学生运动，嗣后辗转到了南洋，在马来亚执教，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抗战爆发后，他放弃优裕的生活，从南洋回国，投笔从戎，共赴国难。他在国民党统治区游击部队的复杂环境中从事抗战活动，确也经受了锤炼，增长了才干。

1943年春，日寇对苏中根据地四分区进行残酷的“全面清乡”。10月，梁灵光同志担任该区抗日民主政权的专员，坚持原地斗争。我虽然曾主持过苏中区党委和军区的领导工作，由于斗争环境的艰苦，与灵光同志见面的机会不多。直到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整编，我任第10兵团司令员，意外地发现灵光同志担任兵团所属第29军的参谋长。这是因为他在解放战争中临危受命，组建华中九分区，坚持敌后斗争，发挥了军事才能，部队也发展壮大，上升到第29军。第10兵团进军福建，就派他率领先遣部队先行入闽。

福建解放，省委要我推举厦门市的领导人选。厦门是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鸦片战争后就是“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又是侨乡。灵光同志文化水平较高，有侨居国外的经历，又有军事、政权、经济、统战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就把他从军队中抽调出来担任厦门市市长工作，以后又调任福建省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工业、计划工

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在劫难逃，一同受到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虽然分开在不同的部门和地方工作，但仍经常保持来往。1988年，我们又在全国人大重逢，共同为人大和侨务工作尽绵薄之力。

《梁灵光回忆录》具体而生动地回顾了自己所经历的错综复杂、艰难曲折的革命生涯，真实地叙述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诸如：一二·九学生运动、开辟苏中四分区抗日根据地、反“清乡”斗争、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建国后的福建经济建设、“文革”后调北京主持轻工业部工作，以后又调广东参加广东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等等，从一个个侧面反映了他所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的历史，这是极为宝贵的。

《梁灵光回忆录》是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可以帮助青年一代具体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艰难历程，有利于他们继承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弘扬前辈的革命精神，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努力奋斗！



1996年4月10日

第一章

故乡·少年

我的故乡和家庭

公元1916年11月3日（农历丙辰年十月初八），我出生在福建省永春县鳌顶村。

永春又名桃源，位于福建省中部偏南，以出产优质煤、柑桔、茶叶、竹篮和醋驰名。从永春县城的商业街五里街开始，向西北方向沿着石块铺砌的官道走8公里，穿过密林修竹的群山，就到了鳌顶村。村落处于群山之间，全村都姓梁。我的旧居座落在鳌顶山麓，背靠高山，左右有两个小丘，面临梯田，再前面是一条长年水色清沏的幽涧曲溪，周围环境优美。

我出生于一个亦儒亦商的家庭。我祖父梁锡永，排行第四，分家时分得蓬壶镇泉兴一家店铺，经商失败，商店倒闭。我祖父有2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名仍绪，字绳基，生于1882年5月15日。1899年，考取永春州学士13名，成了年轻秀才，蜚声庠序。时值新学堂遍地开设，父亲即入福州全闽法政大学读书，并立下服务社会、当一名新学传播者的志愿。毕业后，入永春梅峰书院（州立中学堂）执教，传播新学。他好文习经，遍览文、史、地等方面丛书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著作，手抄名家诗文及所作诗卷字课摆满几案。

我父亲执教2年后，见家道中落，又目睹苛政、匪害凶横，民不聊生，他愧于一介书生无力挽救国难，想通过经商赚钱，以济民困。于是，弃教从商，在同科秀才黄振伦帮助下，筹集资金，重整旗鼓。由于他较有才干，宽厚仁慈，豁达大方，深得伙伴拥戴和客户支持，生意越来越兴隆，便将店名泉兴更名为金泉兴，店址由蓬壶迁到永春县城五里街。解放前，这里是闽南沿海与内陆物资交流重镇。在北伐军兴起前，金泉兴是永春县四大商行之一。

经我父亲和堂伯父绳国的扩展，金泉兴在外地有厦门、福州、泉州、上海等地分店。外地商号的总联络处设在厦门。我父亲主要坐镇永春，堂伯父绳国主要坐镇厦门，遥相呼应，统筹指挥。其余分店由各个堂叔父主管。我父亲经常穿梭于各地分店之间，出谋划策，处理业务问题。他和绳国成了家庭商业网点的首领。经营范围从京果、粮食、杂粮、丝绸、棉纱、百货到钱庄。我父亲还应好友之邀，于1923年向马来亚柔佛投资开发橡胶园几千亩，成为永春县到上海和海外投资的第一人。

父亲仗义疏才，慷慨大方。他把做生意积攒下来的钱，多数用来赈济贫民，广做善事。除了帮助乡里支付积欠县衙门多年的税款3000两白银外，还承担全乡村民每年要缴纳的各种苛捐杂税500两白银，并在乡里设“平糶局”，以济民食。还捐资修筑县城交通桥，方便路人；帮助家用匮乏的教师和升学无力的青年；在家中办起私塾，广收穷家子弟入学；后又办起进化小学（即现永春南阳中学前身）；捐助1000两白银给省立第十二中学（现永春一中）盖教学楼；补助劝学所经费等。他关怀自己的店员，店员家有急事、危难需用款，他先代垫付，年底结账获足利时，划作另账，一笔勾销。他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与人合伙总是谦让别人。他告诫子女说：“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当止，终身不耻。”家庭虽属富裕，但他自奉甚俭，生活淡泊，也绝不让子女染上纨

袴习气。

我母亲潘密，是距鳌顶村10多公里的达埔镇人，生于1887年3月11日，于1981年4月去世。她19岁那年，由她哥哥潘鸿基（我父亲好友）介绍，与我父亲结婚。由于封建意识重男轻女，她读书少，识字不多，但贤惠达理，精明能干。她信佛，到泉州定居后兼信基督教，很热心做善事。早年，家境好时，经常收留乡中穷人子弟在家吃饭，供他们衣物。对上门求助的乡亲，常常慷慨解囊。她对人仁慈好施，自己却克勤克俭，经常以咸菜、萝卜为食。有一年冬天，坐轿外出，见一邻乡妇女衣衫单薄，冷得发抖，她就脱下自己的衣衫给这位妇人穿。我母亲这种热心助人的精神，至今，乡亲们还津津乐道。

父母生我们兄弟4人、姐妹4人共8人，我排行第五。其中大姐梁瑾及三弟梁侃均幼年夭折。三姐梁勉、四弟梁焯分别于1930年、1991年去世。

在世的尚有：兄，梁披云，学名龙光，生于1907年3月15日，任全国政协委员，现寓居澳门；二姐，梁晃，又名兰芬，生于1911年，现侨居马来西亚；四妹，梁芷香，生于1920年，现寓居厦门。

我出生时，取乳名旧湛，简称湛。“湛”字有深沉、深重之意。上小学时，父亲为我起名涵光。到上海读书时，我哥哥为我起名灵光，取自孔子鲁殿灵光，希望我将来有所建树。

我儿童时代的生活过得轻松愉快，常和小伙伴们到山上摘果捕鸟，下小溪摸鱼网虾。每逢清明节，我们跟着大人，扛着香烛祭品，上山扫墓。祭祀完毕，在祖先坟前就地铺开酒菜，一饱口福。每到夏天夜里，坐在晒谷场上乘凉时，和一群小伙伴缠着伯母，听她讲那些妖魔鬼怪、狐仙虎精之类的故事。她讲得离奇古怪，曲折动听，既刺激，又有趣。我们既爱听，又害怕；怕过之后，又想听。

有时，我和小伙伴们玩时还爱动动脑筋，出出主意。小伙伴们在地里挖出蕃薯（地瓜），就馋不及待地大咀大嚼起来。蕃薯生吃，容易引起肚子痛。我和小伙伴们就用砖头垒起“炉灶”，上面放一块瓦片，下面烧火，把蕃薯切成片后，放在瓦片上烤。这样，烤熟的蕃薯既香甜又卫生，小伙伴们吃得十分高兴。

4岁（按周岁计算）那年的早春二月，我进鳌顶村进化小学。从开学典礼跪拜过文曲星那一刻起，我就成了一名学童。在家乡读了两年。想不到就在这一年，我家突然飞来横祸。北洋军阀在闽南的地盘被当地杂牌部队攻占期间，永春土匪头目陈春光受编为团长，进驻桃城。同乡梁某，想当营长，勾结匪首，于1922年冬绑架我父亲，勒索赎身费3000两白银。我父亲将永春店铺存货消盘，收回欠款，凑足款数，便将永春总店关闭，于1923年春节后合家避居厦门。后来，父亲患了食道癌，在日本人开的博爱医院治疗，不见好转。下半年，合家再迁往泉州定居。父亲继续寻医吃药，仍不见效，于1924年1月27日不幸在泉州逝世。去世前，他叮嘱儿女说：“有恩定要报，有仇切不可结，更不可父仇子报。”父亲去世时42虚岁，我6岁。他乐善好施、急公好义、宽人严己、尊师重教的风范，受到民众好评，也给自己的子女打下了烙印。

我父亲英年早逝后，家中经济从此一蹶不振。母亲独撑家庭重担，抚育我兄弟姐妹，极显刻苦耐劳。由于堂伯、堂叔将我家在厦门、上海、福州、泉州等地商店的股份侵吞，我母亲每月去商店取生活费都被克扣，还经常被欺负，这使她非常气愤。每当她将眼前的情形与我父亲在世时的情形相比时，常痛哭失声。我们几个小孩围在她身边也陪着垂泪。她几次对别人说过：“我若不是看到这么多小孩，就自杀了。”母亲的慈善、刻苦、忍辱负重的美德，对我影响很大，同时，也激起我对封建宗法制度的不满。